

纸坊，一路翻飞

一个周末,手机响,朋友来电话,到乡下去走?正合吾意,立即响应,随即驱车向原野深处,来到郟县黄道乡纸坊村。

先行一步,共产党员的形象又站了起来! “别总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。”墙上的一幅标语映入眼帘。

不加粉饰,直抵人心。 路边遇到一棵古槐,说它古,不知能古到多久,五六人难抱住的树干直刺苍穹,树心已成空洞,颜色若烧过的焦炭。



植物的别名

稍一留心,就发现绝大多数植物特别是草本植物,都有一个或多个别名,这些别名或许没有学名那么专业 and 文雅,却自有一番接地气的浓郁生活气息。

强调实用性特别是食用性,也是植物别名由来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萝藦的果实像一个拉长了的棉桃,掰开后有白色的果肉和黏稠的汁液,吃起来味道很清甜。

深坐鹭鸶眉”的清新诗句。仙人掌是极常见的一种植物,因为特别耐旱,所以乡亲们总爱把它们种在土院墙上,用以保护墙体不受雨水的侵蚀。

两坛老酒

刘亚华

父亲嗜酒如命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,但凡能举杯畅饮的场合,他必定喝得酩酊大醉才罢休。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很差,生活费都不够,父亲却常常背着母亲去买酒。

我由此便推断,这两坛酒,有可能是我家的传家宝。

我结婚那天,父亲特别高兴,一向不太修边幅的他,竟然穿了一套崭新的西装,整个人看起来年轻好岁。临出门时,父亲的眼圈有些红了,他拉了拉我的手,示意我等一等。

那坛陪嫁的酒,不多日,便被同样爱酒的先生痛饮而尽。他常常意味未尽地说,你爸给的酒,真的好喝!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喝出,这一坛珍藏了二十六年的酒,藏着父亲最深沉的爱与祝福。

父亲留下一棵树

刘德凤

那年搬新家,由于住的是一楼,赠送小花园,父亲便提议道:“在后院种一棵树吧,既可以遮阳还可以美化环境,你常常用眼过度,看看树有好处。”

有一次,父亲说:“要是我是那棵树多好。”我没明白他的话,只是在想,文绉绉的父亲是不是读了三毛的诗?我依稀记得三毛说过:“如果有来生,要做一棵树,站成永恒。

一晃,香樟树长壮了、长高了,它的叶子浓密如荫盖,香气醉人而芬芳,我们整栋楼的人都喜欢它。我准备在院子里栽些花草和蔬菜,父亲过来教我打理,每每闲暇时分,他便望着这棵树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有些植物的别名不同,仅仅是因为地域差异造成的。比如,我们所谓的“大樱桃”,云南称之为“车厘子”,我们所谓的“菠萝”,台湾称之为“凤梨”。

打喷嚏的晚饭和母亲唤儿回家的悠长声音。凤仙花的别名叫“小刀红”,其来历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。

咖啡,咖啡



曲令敏

此生选择了写作,虽不成气候,也乐在其中。 我不知道别人在困意袭来时怎样抵挡,饮茶、抽烟、喝酒?还是游泳、跑步、去健身房?在小报做了多年编辑,任务压头的日子我曾经大杯喝绿茶,嫩叶纤细的

更多惊讶的是花甲之后,想要压榨自己也没多少汗水了。没有烦心事的日子,一杯浓咖啡,能让人精神饱满几个小时,文思虽不泉涌,尚能潺潺不绝。

一杯普通的咖啡,就让我快乐得像少年,不顾天凉风大,在湖边浅水池中的圆形棋石上跑来跑去,池水倒映着斜晖下的天光云影,美得像梦境!那一刻的绿树湖光碧苍苍在眼在心,此生难忘。

真正喝到单品咖啡是在桂林,在与桂林日报隔水相望的那家咖啡店。没有要到“肯尼亚”,求其次,儿子为我要了一杯“苏门答腊”。就在我被它恋口不去的醇香迷住的时候,儿子告诉我,这不过是手冲咖啡中的一般品类。

让我备感幸福的是,由于儿子的喜爱,如今我在家里也能喝到单品咖啡。手摇咖啡磨,手冲咖啡壶,陶瓷咖啡杯,法兰绒咖啡滤斗,一应俱全。每天早饭后,我烧好水,他开始磨豆子,装在筛粉器中称量,然后测准水温,用细嘴水壶悉心冲泡。

那加雪菲、曼特宁、哥伦比亚惠兰、巴西圣安东尼奥巧克力……一款一款轮换着冲,让我大饱了眼福和口福。其实,我着迷的不是儿子津津乐道的咖啡品性和传说,而是他的专注,他由衷的快乐。从小到大,学业压头、青春期叛逆的日子,度日如年的煎熬,终于成为化米成酒、可谈可说的往事,我与他,在一杯杯风味独特的咖啡里,心无芥蒂,笑语宴宴……

4.23 World Reading Day 世界读书日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. Includes images of people reading and a large graphic.